



布衣三考王安国



王安国浮雕

清雍正年间,高邮王安国相约两位书生一同进京赶考。三人商定第二天清晨在城南琵琶闹头搭乘客船同行。翌日一早,那二位按时到了码头,唯王安国没

到。一等不到,二等不到。船家急了,吩咐水工拔锚起缆,升帆启船。

船行至汜水码头,忽然一渔家小舟向客船靠了过来,想把几担鲜鱼捎带到宝应城上赶集市。船家不肯。渔家左说右说,船家就说,我这是一条送人赴京赶考的客船,一向带客不带货。船上两位书生见双方磨嘴皮子,就站出来搭话。渔家见两名书生出来多嘴,反倒来了兴致,便说道:“二位文墨之人,将来是社稷栋梁。在下乡渔夫,粗人一个。我今出个对子考考你们,如能对上,我绝对不勉强这船带货,倘若对不上,你们就不要在此多嘴多舌,找条便船回去再读才好。”二位书生听了甚是不悦,心想一村野渔夫哪配和尔等吟诗作对?其中一位就说:如此当真?若对不出,我俩立马回头,三年后再进京赶考。渔翁见说,捋着胡子,不紧不慢地说:我是渔人,就以身边之物出个题吧。说着指着担中杂鱼说:鳝长、鳅短、鲢嘴瓢。这副上联,初看简单,细思不易。可怜二位书生左思右想,抓耳挠腮,汗急出来了,还是对不上来。过了好一会,客船老板便要开船,渔翁高低不让开,双方僵持不下,二位书生羞愧难当,十分尴尬。正此时,王安国乘了一条便船飞一样赶了上来。原来早上来的路上,他突遇一老妪在他面前昏厥倒地。王安国立即呼人来帮助,七手

八脚把老人救醒,故而来迟。追到这里,不想已赶上大船。他问明缘由,指着鱼担,脱口而出答道:龟团、鳖扁、蟹头方。渔翁听了颌首称赞,众人无不佩服。那两位书生又羞又愧,悄悄收拾行李上岸往回赶。渔家见二位颇有志气,也就不再说话,自个儿划着小桨唱着渔歌向宝应而去。王安国站在船头向二位招手,让他们乘刚才来的小船回家。

客船顺风顺水北上,转眼过了宝应,到得淮上船闸。客船正按顺序过闸,不想一条装满石头的运输船挡了道。船老板着急,王安国更急,生怕路上耽搁太多,误了考期。再说那运石船也很着急,船是重载,满船是珍贵的太湖石,万一不小心,船沉石坠损失不得了。两船互不相让,王安国站了出来。这边船老大见是位书生,就想戏耍一下。他说:这位定是读书之人,我出个对子,你能对出,我敬你三分。王安国微微一笑,说:请出题。船老大指着脚下的船石,说:石重、船轻,轻装重。王安国成竹在胸,他一下子想到家对门的那片布店,便微微一笑,答道:尺短、布长,短量长。王安国话一出口,众人连声叫好。船老大更是打躬作揖:绝对,绝对!又回头对船上水工说:让船,快让船。千万不能耽搁王相公上京赶考的行程。

王安国到达京城,上了码头想找个旅

店歇宿,急急中先想找口水喝。见街道边有一铁匠铺子,那风箱正“嗤啦啦”响,那火苗正“霍霍霍霍”旺。他走上前,恭恭敬敬行一礼,说想讨口水喝。这里规矩,铁匠师傅忌讳过往行人讨水喝,据说风俗是“水火不相容”。王安国见其皱眉,想到了这里民俗习惯,自感冒失,连连赔礼。那铁匠师傅抬头见眼前的读书人彬彬有礼,反倒有些歉意。忙问道:听先生口音不是本地人,来京城有何公干?王安国微微一笑,说:我是扬州高邮人,进京赶考,路过贵处,正巧口干舌燥,就想与你求口水喝,别无他意。铁匠师傅见相公温文尔雅,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敬意。正欲倒水递给王安国时,突然屋内走出一名少年书生,出来就给王相公打躬作揖,想请相公帮助对个对子。这上联是老先生所出,少年书生搜索枯肠,绞尽脑汁,终不能对出,正在煎熬,听说来了个上京赶考的先生,故而出来请教。王安国接过上联,见纸上只七个字:炭黑、火红,灰似雪。他略加思索,接过少年手中的笔,一挥而就。对曰:麦黄、麸赤,面如霜。过往行人过路客商此时都一拥而上看稀奇,见下联工整合韵,一手好字飘逸,个个赞不绝口。这年王安国殿试高中榜眼,从此进入仕途,官至尚书,高邮人称“王天官”。

本文摘自《史话高邮》

泰山大队那些农忙记忆

□ 王正明

芒种催收麦垄黄,
才完夏耩又分秧。
水车踏动连天浪,
汗滴田头土亦香。

一九六九年仲夏,我们邮中十四排全体师生响应毛主席“五七指示”的号召,到高邮东墩公社泰山大队去学农。泰山大队底下有两个生产队,一个叫澄河,一个叫双牛。名字起得好。澄河——有水的地方;双牛——有力气的地方。

澄河生产队水多一些,劳力弱。我们排组建了强劳力组(A组)去澄河,当然少不了我。带队的陈万明和周长富领着一群稍小的半大小子,去干大人的活。

双牛生产队劳力强一些。排里把全体女生和体力稍弱的男生分到双牛(B组),带队的是郭老师和排长陈志秋。

农活从收麦子开始。麦子割下来,捆成捆,一趟一趟送到谷场。送麦子最难受的是麦芒。那东西细得像针,落进汗淋淋的脖子里,扎得人又痒又疼。想挠,手上全是汗和灰,越挠越痒,越痒越挠,总不能把自己弄成刺猬吧,只好忍着。

麦子送完,接下来是挖田挖墒、踩车抽水、挑粪下田。

踩车抽水,踩的是水车。那是一种长条形的木制农具,人站上去,一脚一脚踩,链条带着水斗,水就一斗一斗提上来,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,像有人不住地往田里倒水。三四个人一块儿踩,开头一二二喊着,步子齐整,水哗哗地往上走。踩着踩着就不齐了,有人快,有人慢,乱了,就有人从车踏子上掉下来。陈万明喊口号,没人听;周长富喊口号,也没人听。我倒喜欢踩,觉得这不就是个游戏

么?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,一块儿踩,水又哗哗地流起来,真好听。不过踩着踩着,又喘起来了。那喘息声此起彼伏,也好听。

挖田挖墒是重活。一把长锹挖下去,把泥翻上来,沉得很。挖几锹还行,挖几十上百锹,胳膊就不是自己的了,腰也不是自己的了。最要命的是泥粘锹,挖下去翻不过来,得用脚踩着锹背,双手使劲压锹把,把泥弄松动些,再扭一扭,费好大的劲才能翻过来。半天下来,手上磨了好几个血泡,血和着泥,自己都不忍看。收工的时候,几个人往田埂上一坐,谁也不想动。

最吃不消的是挑粪。两只筐满满的,扁担压在肩上,真疼,疼在骨头缝里。姿势从腰板挺直,到脖子前伸,腰往后仰,变成一只弯腰弓背的虾米。农民看见了,笑说:这哪是挑粪,这是粪在挑你。

学农的不光是我们学生,城里商业口子的人也来了。我没见他们干什么活,倒是看见他们坐在谷场上吃了一顿饭:馒头,稀饭,煮烂蚕豆。那顿饭虽然简单,可在那个年头已算奢侈。我们没吃过一顿这样的饭——顿顿是糙米饭加咸菜。

有一天夜里,月光洒满大地,我们把一捆捆小麦扛到谷场上,一直干到十一点来钟。队长喊:同学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们累得不行,这一声听着很温暖。回去的路上,听见谷场那边有动静,回头一望,原来是在杀鸭子。农民们需要补一补——我想,明天他们一定是要干更重的活的。果然,第二天他们就挖墒耕田去了。

我们的伙食差了,得想办法,于是组



资料图片

织了钓鱼的、叉鱼的、捉黄鳝的。

周长富钓鱼是一绝。天不亮他就起来,等我们睡醒,他已经钓了一桶鱼,大大小小,活蹦乱跳。

叉黑鱼有门道。看见有黑鱼的地方,悄悄过去,高举叉子,猛地往下一砸,一条黑鱼就在叉子上乱甩了。

最吓人的是晚上捉黄鳝。黄鳝滑,不好抓,弄不好就抓到蛇。有一次我真的抓到一条蛇,还好像是水蛇。水蛇不咬人,但那冰凉滑腻的触感,从指尖一路窜到心里。我把它摔得老远,很勇敢,可是手抖了好久。

鱼捉了不少,有大有小。好像我们这个重劳力组吃的都是小鱼。大鱼到哪儿

去了?是送给B组了么——大概有些开窍早的男生,是喜欢替女生做点事的。是送给当地农民了么——你借人家叉子,你总得拿些大鱼意思意思。也可能,大鱼自己跑了。大的总是留不住。

B组那边也有故事。

女生到了双牛,跟贫下中农一块唱红歌,嗓子亮,唱得好。双牛人爱听,说她们来了以后,干活都有劲了。双牛人怜惜她们,包了粽子送过去。

许多年后,我偶尔想起那个夏天。想起月光下的谷场,想起鸭子的香味,想起水蛇冰凉的身体,想起我们这些半大小子,挑着粪,踩着车,在农田里跌跌撞撞地,又长大了一些。